

# 反腐败的失败：理论与案例

\*\*\*\*\*

## 廉洁治理导论课程期末论文

**摘要：**腐败被广泛认为是阻碍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尽管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并积极推进反腐败措施，但反腐败努力的失败依然普遍存在。本文旨在通过理论探讨和案例研究，深入分析反腐败失败的主要成因，包括腐败定义、成因与现象的复杂性，反腐败优先级的波动，以及反腐败意愿与能力的缺乏。首先，腐败缺乏统一的定义导致政策制定和国际合作面临巨大挑战，腐败现象的多样性使得有效监测和评估变得困难。其次，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受官员能力与社会贡献的影响，经济困窘进一步驱动基层官员走向腐败，这表明反腐败在公众心中的优先级可能低于对官员能力的认可。最后，政治意愿和制度能力的缺乏，如津巴布韦、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的案例，展示了执政集团和利益共同体如何阻碍反腐败措施的实施。本文强调，解决腐败问题需要多维度的综合策略，涵盖定义统一、提升反腐败优先级、增强政治意愿和制度建设，以推动廉洁治理的有效实现。

### 一、引言

腐败被普遍认为是对社会发展的巨大阻碍(Lederman et al., 2011)。早在公元前 1754 年，就有被记录的以法律形式对抗腐败的尝试(Ilyos, 2024)。尽管对抗腐败是国际上被普遍认可和推进的行为，也存在成功的反腐败实践，反腐败的失败还是一个普遍的现象(Heeks & Mathisen, 2012)。为正确理解这一现象并更好地推进廉洁建设，有必要对反腐败失败的成因进行研究。本文结合理论讨论和案例研究，得出了反腐败失败的一些重要原因：腐败定义、成因与现象的复杂性，反腐败优先级的波动，反腐败意愿与能力的缺乏。

### 二、腐败定义、成因与现象的复杂性

腐败本身具有相当的复杂性，这阻碍了制定有效的反腐败政策和推进反腐败协作。腐败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定义(Gardiner, 2017)，有影响力的定义包括基于法律的定义、基于公众利益的定义、基于舆论的定义、基于动机的定义

等。腐败定义的复杂性是单一腐败定义难以涵括腐败的所有内涵的体现。例如，基于法律的定义因法律相对于社会发展的相对滞后性和法律本身被腐败影响的可能而无法始终有效管控腐败。以“旋转门”为代表的制度性腐败被认为是美国政治的核心特征之一，而这种广泛存在的乃至形成“游说产业复合体”的行为是合法的(Draca, 2014)。此外，以美国总统乔·拜登赦免其子为例，这一行为具有巨大的腐败风险(2024)，却因其符合美国宪法而未遭遇有效的反腐败反制措施。以上案例展现了腐败不被法律制裁乃至受到法律庇护的可能性。此外，在转型经济体中，剧烈变化的社会的制度缺陷更倾向于导致腐败(Kaufmann & Siegelbaum, 1997)。

定义上的复杂性和社会生活的变化造成了腐败现象的多样性。这为侦测、衡量和应对腐败提出了巨大挑战。全球清廉感知指数和全球治理指标是有国际影响力的衡量腐败的指标。但是对其的批评指出，由于透明度和定义问题(Rohwer, 2009)，以及不同国家的非同质性(Budsaratragoon & Jitmaneeroj, 2020)，这些指标具有不可忽视的局限性。缺乏有效的评估手段使得科学推进反腐败具有相当困难。

### 三、反腐败优先级的波动：公众容忍与经济动机

尽管反腐败是一个普遍被接受的概念，公众对腐败的实际容忍度并不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腐败的复杂性、与政治绩效的潜在正相关性以及“人情”文化等因素，均对公众的反腐败意愿产生负面影响。调查表明，相当一部分公众认为“腐败而对社会有重大贡献的官员”是可以接受的(张怡程, 2024)。举例而言，为中国高铁建设做出较大贡献的刘志军因贪腐入狱，而社会对其的评价充满争议(晏佳伟, 2014)。这一现象表明，在公众观念中，反腐败的优先级可能低于官员的能力与对社会的贡献。这种观念可能为官员滥用权力进行腐败行为提供了纵容的空间。

此外，与“腐败是道德败坏的个体的行为”这一观念抵触的是，部分腐败情形中腐败成为了腐败者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贫困和腐败被认为是高度相关的。在印度，基层官员生活的困窘是腐败行为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在中国，腐败可能是压力型体制中下层官员用经济方式补偿“被剥夺感”的手段(肖滨 & 陈伟东, 2019)。此外，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N' Zue &

N' Guessan, 2005)。这些现象同时提示了反腐败进程不只是处理“极少数腐败分子”的问题，而是囊括处理经济发展、治理能力、收入分配、政府服务、群众信任等议题的系统性工程。

#### 四、反腐败意愿与能力的缺乏

政治意愿对反腐败进程有显著影响(Brinkerhoff, 2000)。在政府整体层面，统治者对维护权力的追求、统治集团与特定利益群体的绑定、选举政治斗争等因素均对反腐败意愿有较大影响。以津巴布韦罗伯特·穆加贝政府为例，该统治集团主动进行腐败和掠夺行径。以印度为例，尽管存在独立的中央反腐败局，高层政治人物仍可利用权力保护亲信和党内成员的腐败行径。在俄罗斯弗拉基米尔·普京政府初期，政府与寡头有深入的合作关系，这导致了对后者腐败行为监管力度的不足。

在政府部门层面，腐败利益共同体抵触反腐败进程。在推进政府内监督时，政府官员有为避免“丢‘选票’、伤‘和气’、穿‘小鞋’”而不愿监督、不敢监督、抵制监督以维护其个人或所属集体利益的倾向(习近平, 2016)。在中国行政基层，上级不主动去侦测下级腐败可能是其理性的选择(肖滨 & 陈伟东, 2019)。

法制不足、缺乏社会政治参与、媒体自由欠缺、政府公开度低等问题在许多国家中存在，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被认为会削弱反腐败能力。

#### 五、结语

本文系统探讨了全球反腐败努力频繁失败的原因，结合理论框架与实际案例，揭示了腐败定义、成因与现象的复杂性、反腐败优先级的波动，以及反腐败意愿与能力的缺乏等关键因素。首先，腐败定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制定统一有效的反腐败政策变得困难，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对腐败的理解差异显著，影响了国际合作和政策执行的协调性。其次，公众对腐败的容忍度受到官员能力与社会贡献的影响，经济困窘进一步驱动基层官员走向腐败，表明反腐败在公众心中的优先级可能低于对官员能力的认可。这种观念为官员滥用权力提供了纵容的空间，削弱了反腐败措施的有效性。此外，经济压力与腐败之间的关联，如印度和中国基层官员的经济困窘，表明反腐败需要系统性地处理经济发展、治理能力和收入分配等问题。最后，政治意愿和制度能力的缺乏，如

津巴布韦罗伯特·穆加贝时代和俄罗斯普京初期的腐败现象，展示了执政集团和利益共同体如何通过权力集中和资源掠夺，阻碍了有效的反腐败措施。综上所述，反腐败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制度和法律的支持，更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意愿和领导层的坚定承诺。为实现有效的反腐败治理，必须采取多维度的综合策略，提升反腐败的优先级，强化制度建设，并增强政治意愿和公众监督。

## [参考文献]

- Brinkerhoff, D. W. (2000). Assessing political will for anti-corruption efforts: an analytic framework.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3), 239-252.
- Budsaratragoon, P., & Jitmaneeroj, B. (2020). A critique on the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Socio-Economic Planning Sciences*, 70, 100768.
- Draca, M. (2014). Institutional corruption? The revolving door in American and British politics. *SMF-CAGE Global Perspectives Series*, 1.
- Gardiner, J. (2017). Defining corruption. In *Political corruption* (pp. 25-40). Routledge.
- Heeks, R., & Mathisen, H. (2012). Understanding success and failure of anti-corruption initiatives. *Crime, Law and Social Change*, 58, 533-549.
- Ilyos, S. (2024). CORRUPTION AND ITS HISTORICAL ROOTS.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Fundamentals*, 4(03), 59-63.
- Kaufmann, D., & Siegelbaum, P. (1997). Privatization and corruption in transition econom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19-458.
- Lederman, D., Loayza, N., & Soares, R. (2011).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on corruption. *World Bank Institute: World Bank*, 2708, 1-39.
- N'Zue, F. F., & N'Guessan, C. J. F. (2005). Causality between corruption, poverty and growth: a panel data analysis. *Cahiers du SISERA/Secrétariat d'appui institutionnel pour la recherche économique en Afrique; 2006/1*.
- Rohwer, A. (2009). Measuring corruption: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s corruption perceptions index and the World Bank's 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CESifo DICE Report*, 7(3), 42-52.
- 习近平. (2016). 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 In: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 佚名. (2024). 'Blatant corruption': Biden under fire for pardoning his son Hunter. *Al Jazeera*.  
<https://www.aljazeera.com/news/2024/12/2/blatant-corruption-biden-under-fire-for-pardoning-son-hunter>
- 张怡程. (2024). 大学生对“灰色地带”腐败的容忍度调查.  
<https://github.com/RUSRUSHB/Integrity-Governance-Notes-SUSTech-SS160/tree/main>
- 晏佳伟. (2014). 功能抵过?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319213548/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18\\_106818.html](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319213548/http://opinion.china.com.cn/opinion_18_106818.html)
- 肖滨, & 陈伟东. (2019). 基层腐败问题的缘起:默契性容忍——基于 A 市镇街“一把手”的 48 个案例研究. *广东社会科学*(03), 14-22.  
[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7ivGe\\_dCHDqyC3nvw37uWDifJjFQxJKBtsjcllucznohIBdcQlzxqlkjWnc8d3Lpzb-uegFj5oqBSbl19zylwl6A22Ji6LbE06AZDF9DNrhhQE5QJn4Bu\\_XIRu3ydEOIVZMYkzdz5S7Vd98\\_LXzMfbaPL9MiGJE1bPNON7q1aY1IhuAtqoNjJofl7qAnd-l4tw6pOfTi4=&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7ivGe_dCHDqyC3nvw37uWDifJjFQxJKBtsjcllucznohIBdcQlzxqlkjWnc8d3Lpzb-uegFj5oqBSbl19zylwl6A22Ji6LbE06AZDF9DNrhhQE5QJn4Bu_XIRu3ydEOIVZMYkzdz5S7Vd98_LXzMfbaPL9MiGJE1bPNON7q1aY1IhuAtqoNjJofl7qAnd-l4tw6pOfTi4=&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